

薛文清全集

世之廿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893	
冊數	20 (7)		
函號	圖	17	6



薛文清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內集

讀書續錄第十

朱子詩曰渾然一理貫即性與天道也

心性天一理也其大無外

誠即性命之實理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

天人之理誠而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乾之健而不息也

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張子反原之說呂氏屈者不亡之言謝氏歸根之論程子

朱子辨之明矣

程子曰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此克己所以為難也嚴子陵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言非不仕也但不肯少貶其道耳觀其謂光武差增於往則其微意可見作史者列於逸民傳非知光者出處去就是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允詳其進退之道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

魏晉五胡南北朝十六國五代或假禪授以竊人之國或騁兵力以荼毒生民皆王者之賊也

古經易畫自伏羲始書自堯典始

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誠心父母斯民為王道有一毫不誠即非王道矣性與天道只在目前默而識之可也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

矣

韓子言孟子醇乎醇以其言仁義而不雜也

朱子謂程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蓋所謂知言知人也

無物非氣無氣無道

千古聖賢之心仁而已

自近古四海九州無不崇信釋老惟今孔子闕里曲阜一縣無佛老之居無僧道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誠而已

朱子曰程子言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凡易兼言鬼神者皆言其氣單言神者皆言其理朱子釋陰陽不測之謂神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則未嘗倚於陰陽是則神即道也理也

神無方而易無體不但陰陽造化為然如人之動而陽神在動中靜而陰神在靜中此神無方也人之動而靜靜而動動而又靜此身無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流行賦予無

一息之間但人自不察耳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性氣不相離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派處此不備也性氣既不相離因氣有清濁故性有明暗若專論本然之性善而不論氣則不知有清濁明暗氣質之性此不備也

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氣為性而不知性即理也故不明

萬事萬物一理貫之理即性也性之仁貫乎父子之親仁民愛物之類性之義貫乎君臣之義尊賢之等事物之宜

性之理貫乎長幼之序天秩之節文儀則性之智貫乎夫婦之別是非善惡賢否之分性之信貫乎朋友之交五常萬事之實只一性貫乎萬事萬物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

知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知道德之本源矣

氣質之拘最大不然何自古聖賢之生不多見與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不得而見聖賢之生豈偶然哉

人心所具之性從繼之者善來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夏商周皆有興廢惟唐虞無廢善惡不係於世類多矣以莽賊而有孝平后之貞烈自古來萬變之外物皆泯惟善惡之迹不泯可畏哉夏商周之子孫久而無聞孔子之子孫愈久愈盛何其德之長也

心每有妄發即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軋此數言不出理氣二字而

天以貫之

遊程子之門流於老禪者由致知格物之功未至也程子曰天本廓然無窮即道之廓然無窮也天以形體言道即理也

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夫仁義即大道也大道既廢又豈有仁義乎至分道德仁義禮為五皆理不明也先儒已辨之矣

陳希夷亦避世離群者與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論本然

之性又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此論氣質之性

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朱子言自程子之後論格物致知者皆失程子之意詳見大學或問

學者不於身上事物上體認其理而力行之徒矻矻於記誦文辭之間難乎有得矣

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善而知仁義禮智之性善亦猶因水之流清而知其源之清也此先儒之成說特申言之

之

自孔子後數千年易只曰周經軋元亨利貞以下而伏羲先天四圖隱而不傳雖有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及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之言人亦不知何謂至邵子傳先天圖自陳希夷於是以繫辭說卦之言證圖一一相合而伏羲作易本原復明

邵子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等語即發明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云云之橫圖也其曰乾坤縱而六子橫等語

即發明天地定位云云之圓圖也

堯典克明俊德一言實千萬世君德之始

程子稱邵子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其意深矣

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伸是陰陽之靈處

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

乾坤之廣大即易之廣大也

人與天地萬物混然一理一氣但分有不同耳

孔子以至德稱泰伯文王乃萬世之人極

純乎天理而不雜為誠雜則妄而不誠矣

克盡己私為誠有一毫之私未盡則非誠矣

程子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為有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生死之說不過如此釋氏聚散亦人耳安能以己散者為禍福邪舉前古為其所惑理之不明也甚矣

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其樂可知矣

程子曰釋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愚謂惟其如此故

其言誕妄

聖人言天地之造化莫備於易論天地之造化而不本於易皆妄也

亦入事矣精以已致者亦斷斷作來而古亦其初厚之
為故雖似無亦皆然天之端不豈以地對之
其子曰自無始精微之聖樂效而也蓋聖人自有
矣蓋已詳而猶存一毫之疑未盡其非知矣
物中天地而不轉亦皆然而不可不察也

薛文清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內集

讀書續錄第十一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為物欲所蔽失其不忍人之心所謂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

以氣中有太極則可以氣即太極則不可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朱子曰真實無妄之謂誠誠非虛字皆指實理而言

程子不言太極其論性天道即太極也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程子不以太極圖說語學者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德於已矣

伊川曰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明之稱情此言當深玩

讀聖賢書於凡切要之言皆體貼到自已身心上必欲實得而力踐之乃有益不然書自書我自我雖盡讀聖賢書終無益也

孔子言見而知之聞而知之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蓋道

者仁義禮智之道也程子道明者明是道也伊川言學者於道不知所向所至亦此道也道即朱子所謂天理民彝性是也性外無道道外無性千古聖賢所不知所傳者豈外於是哉

求復仁義禮智之性即是道學

人聞道學之名不駭以為高則笑以為迂且為學而不學道則無天理人倫矣果何學乎言命即有性言性即有命命性一理也天人無二內外無間

言心即有性言性即有心心性不相離也

朱子曰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愚竊謂天道是元亨利貞之總名元亨利貞是天道之件數

聖人不忍人之心即天地元亨利貞生物之心人皆有是心惟聖人能全盡耳

聖賢相傳之道盡性而已

周子太極圖說程子之後惟朱子知之

周子太極圖說一字一句之義皆貼在圖上朱子太極圖說解一字一句之義亦皆貼在圖上須細心體玩三四十

年庶可知其妙非用力於時日淺近者之可窺也周子太極圖說朱子圖說解其一字一句之義固皆貼在圖上苟玩索之久而超然自有得焉則又默識其理於象言之表矣

養氣則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同其大盡心則人之性與天地之性同其大

一息之運與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大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陽氣成形之大者為天陰氣成形之大者為地乾元天之

德也坤元地之德也

况勤小物為學之切要

物格知至則異端邪誕妖妄之說不辨而自明矣

孔子言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其知之次皆指知性而言故
而學之本求知其性之所行全之而已

字而知之之功夫條目如格物致知擇善明善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學聚問辨博文知性知天之類皆是也

天道之全體大用元亨利貞四時而已人道之全體大用
仁義禮智四端而已

外物無窮不能以禮制心則逐外物亦無窮

聖賢道尊德貴舉天下之物豈能尚乎

自得之為難自得之則實有諸已矣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為淺故君子貴乎知道朱
子論子產管仲於道槩乎未有聞也

魏伯陽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伯陽人竟
能踐其言而度世常存邪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邪
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亦未有久而不敗者不

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邪
神仙既自謂能度世常在人間以化人可也何必作為言
語邪以作為言語而不常在人間則其誕妄不可信也明
矣
萬物始終乃陰陽造化自然之理神仙者必欲超出陰陽
造化之理以常存必無此理
老莊亦無神仙之說自秦漢來乃有之秦皇漢武求之之
效可見矣

屈原遠遊篇神仙度世之言皆假設耳人將謂神仙真可

學誤矣

羲周之易專主動察變占至孔子之易乃有居省象辭堯
曰允執其中故言中自堯始聖賢相傳之道中而已矣
尚書言中最多中者天命之性書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乃
性之已發者至子思作中庸乃兼言未發已發之中程子
朱子論之詳矣

讀書不於身心有得憐然而已

本朝祀典極正以不雜於佛老

天地以生物為心元亨利貞人得天地之心為心仁義禮

智也是即天命之性與

人物從天地大化之本原來故天人一理

程子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愚謂韓子所言即性有三品之說公都子所問即有性善有性不善云云者此皆言氣質之性也

韓子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氏之傳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又曰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獨得其

宗愚謂自秦漢以來諸儒未有論道統相傳之詳且正如韓子者至程朱論道統之傳亦主其說若韓子所見誠所謂豪傑之士矣

一故神或在陰中或在陽中皆此一也故曰兩在故不測兩故化陽化為陰神在其中陰化為陽神在其中故曰推行乎一

程子曰動靜有無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蓋聚則為動為有為始散則為靜為無為終

議擬二字出易大傳今法家用之雖細事亦可見易無不

薛文清先生全集 卷五
包之一端

人皆知求鬼神於茫昧不測之間殊不知天地四時日月星辰雨露風霆雪霜山川草木人物鳥獸皆鬼神之著者舉天地萬物皆至理民鮮知之

孟子七篇雖論有不同皆本於此心之義理學者忘之時多所以於義理不熟

聖人只以仁義禮智之心應天下之事

中庸書天命之謂性盡之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性天道合

一也

致知格物者欲推極知識以知性也故朱子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明道曰道之不明也異端害之也一段辯盡異端之失觀大學經致知格物連誠意說則格物先欲格身心之理而後誠意之功可施故程子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論天地陰陽造化莫備於易外易而論造化者即莊子所謂邪誕妖妄之說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天命之性是也

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及言知性知天是其論理氣處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各正性命各得性命之正

孔子之道得孟子而愈尊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始明

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日新

理大無窮氣亦大無窮

天所賦之性無時不然物所受之性無物不有

舍已從人最為難事所以舜稱堯孟子稱舜公都子所問

三者之性前一說朱子以告子蘇氏胡氏之言證之固非

矣後一說以韓子性有三品之說明之程子曰氣清則才

清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

氣為愚人如韓愈所言是也然則此一說正論氣質之性

未為非也但孟子專論性不及氣耳

易書一字一義皆自先天圖出通書一字一義皆自太極

圖出

以靜言性則可以靜形容性則不可

宋言官有以策題作詩為謗訕者皆非也觀周公無逸之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則古之聖臣曷嘗道其君以言語罪人哉感中有寂寂中有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皆以心之用言

聖人之教皆自近以漸及高遠循循有序不忍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仁道至大以即天地生物之心也

徒而無息之謂乾即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

邵子論天地始終之數乃前聖所未言者

先儒謂邵子以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竊疑天未開時只是氣塞既未有日月星辰曆數四時不知如何計其年數

薛文清先生全集卷之二
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為窮理始於程子
天地生物之心流行於四時無一特之間斷
伊尹言顧諟天之明命見天人合一之理自是而後聖賢
之言天命者皆原於此
周張程朱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治格物為窮理之事者程子而
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薛文清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內集 讀書續錄第十二

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為窮理始於程子

天地生物之心流行於四時無一特之間斷

伊尹言顧諟天之明命見天人合一之理自是而後聖賢

之言天命者皆原於此

周張程朱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自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治格物為窮理之事者程子而

已繼程子而發明其言者朱子一人而已

不知致知格物之功即始條理之事有缺矣

程子謂韓子言所傳者何事竊謂聖人之心天理渾全得其心斯得其傳矣

程子言性即理也故滿天地間皆理即滿天地間皆性矣此合內外之道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也愚謂朱子之言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易曰安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言仁之體用

天地以生物為心元亨利貞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仁義禮智也是即天命之性也

學後世之詩到工處止做得詩人學聖人之道到極處可以為聖人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詩言天道之至妙處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息如此萬古如此

袁章大學語益中庸始於程子成於朱子

天有以形體言者有以理言者然以形體言即有理以理言即有形體非可二之也

幾字始見於書如萬幾時幾之類至易有知幾之類周子發明幾字至矣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專言之仁則包四德無違仁則欲常存仁義禮智之性矣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

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孟子知言亦本於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

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

程子言孟子學已到聖處故其論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聖之時之類皆深知聖人所以為聖人使非學到聖處安能知聖人哉

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惟心通乎道者能之心不通乎道

而人論之賢否得失鮮不差矣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觀此則天人一理可知矣

程子曰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蓋性者大本也言性惡則大本已失道者率性之謂不識性更說甚道

孟子養氣章一縮字直字義字皆意同

書以前雖曰有文籍皆不傳今文籍可見者自書堯典始知言最難惟心乎道乃能知古今天下言之是非

所行不合乎仁義禮智即莫由道也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知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性之為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

不是盖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論性不論氣不備言孟子於極本窮原之性已明但未備耳論氣不論性不明則是告子全不識性也

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

默識仁義禮智之性與元亨利貞之天合則自得矣聞道即知性知天也

天者理也其尊無對逆理則獲罪於天矣盖理即仁義禮智之理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為本克己復禮與天地合德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仁義禮智也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元亨利貞也性與天道渾合無門故曰其實一也

聖人接人惟一誠

由辭以得意如元亨利貞仁義禮智辭也由辭以得元亨利貞仁義禮智之意則有得矣

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學不至於聖賢只是有不誠處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朱子曰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曰莊子論斲輪之意近之

程子言荀子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亦不識性更說
甚道然則自孟子沒道失其傳只是性不明

薛文清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三

外集賦

黃河賦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烝濬洪元于西極兮注
天派於滄瀛貫后土之龐博兮沓玄溝之晶明過積石而
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薄太華而東驚兮撼檣柱之崢嶸
入大陸而北徙兮迷不辨夫九河之故形經兩海而紀衆
流兮擅浮沉之濯靈覽頽波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姒氏
所經營登崑崙而俯視兮罔彷彿其初迹馭高風而騁望

兮遂周游其曲直何末流之混濁兮始清激而湜湜羗澹
灑而徐趨兮勢汙汙而自得觸險石以聞暴兮訖雷轟而
轂擊天宇擴其沉漭兮渺上下之玄黃霧雨靈靈而滂集
兮混邃古之洪荒微風蕩拂而渙散兮天機組織其文章
頽森清而洶湧兮百恠垂涎而簸揚腥雲濁浪以盪汨兮
恍忽顛倒夫舟航靈曜升而赫照兮乘正色於中央望舒
在御而下臨兮列宿涵泳其光芒若乃震秉符以行令兮
百谷淫淫其凍釋山澤沮洳以上氣兮增混養之洋溢魚
龍乘濤以變化兮杳莫測其所極祝融載節以南屆兮雷

雨奮達以霧霈潢支流而股合兮百川奔而來會木輪困
而漂拔兮蔽雲日而淘汰狂瀾洶而嚙岸兮塊土焉塞夫
衝潰霜戒嚴而木脫兮少昊執矩以司秋洲渚緬邈而石
出兮始殺湍而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顛頊乘坎以奮神
大塊噫氣而摩軋兮流澌下而龍鱗層冰橫絕而山委兮
河伯驅石以梁津羗險夷而明晦兮變朝暮與四時颺風
起而衝木兮蟒恠駭其難推覩圓方之一氣兮恒來往而
密移昔尼父之歎逝兮跨百世而罕知顧川流之有本兮
與終古以為期啓龍圖而翫六一兮吾主宰之所為噴余

心之未純兮感道妙之如斯聊誦言以自明兮庶晝夜之靡虧

虛菴賦 為僉憲恭和劉咸作

觀堪輿之橐籥兮恒噓炎而吸寒漠空洞而容納兮神化繼出而源源混真精之微密兮生人物於兩間何此氣之雜糅兮異明暗與強羸物擾擾而並進兮慨中虛之委填雖暫空而還塞兮又何以納夫清言聖覽茲之蔽濁兮啓象告之幽玄上呀然之泮水兮下安安之崇山山中關以承澤兮澤下浸以潺湲覩咸虛之受益兮知中私之可判

有君子之好古兮質清明而粹完窺羲皇而求索兮仰姬孔以援板肇佳名以爰錫兮寓虛菴而頤顏闢混沌以為室兮鍵太素以為關列冲澹而為榻兮鋪恬靜而為筦慕天宇之廓落兮鏡止水之澄灣延皓月以為友兮抱虛明之團團撫瑤琴而寫中素兮清風去而徐還步逍遙而徙倚兮悟達人之大觀飲太和而療渴兮味道腴以充餐佩文史之璜璫兮服禮義之衣冠不先物而內植兮恒洞達而平寬理無微而不蘊兮善無入而不安知靜存而動出兮合大化之循環守此度之益敦兮諒感通之何難顧余

質之中室兮慕夫人之閑閑願相從於廣宇兮長依倚而
盤桓

雪賦

維月之孟陽兮氣栗烈而嚴凝歲忽忽而道盡兮闕升降
之機局相重陰之蘊杳兮霰雪下而縱橫何玄冥之工巧
兮鏤六出之奇形初揮霍而散漫兮遂漠漠而無窮乍大
荒之微壘兮久川谷而俱盈灑長松之落落兮玉龍夭矯
而騫騰逐回飈而入竹兮磕金石之琤琤被欽峯之絕巘
兮若天吳起立而海波傾訝城闔之方啓兮敞馮夷之幽

宮捲前簾而凝睇兮懸旒玉於簷楹九臯之鶴橫空而遠
逝兮惟聞夫戛然之長鳴舞瑤臺之佚女兮迷不覩夫綽
約之冶容疑地媪之効瑞兮珪璧磊落而晶瑩豈清都紫
微之旣春兮梨花飛絮而交零載瑤車而駕玉虬兮將遠
觀夫九野與八紘遵渤澥而東驚兮渺萬里之滄溟登九
疑而瞰南極兮祝融不炳耀其鈇鋒循流沙而涉弱水兮
歷崢嶸之長冰臨大漠而睨中土兮山川紆曲而齊同天
地混融而為一兮又孰別夫濁與清乃旋轉而息駕兮獨
惝恍於中庭四方上下皆在我闔兮擴靈府之宏澄探元

化於終古兮聊向風而抽情亂曰洪鈞幹運一氣孔道兮
四時相沓而翕闢何由兮陽以陰肅恩若仇兮閔寂無餘
而發爛莫收兮虫牟降伏三百肇休兮歲薦若茲將我何
求兮

自修賦

皇降予以衆美兮寔清明而粹全胡賦質之不猶兮乃蔽
昧而強辱自有識而發憤兮窺前脩之閫闕誦古訓之數
數兮服至理之拳拳雖苦心而極力兮猶未從容乎矩步
忽內怛而自修兮吾知其故善既復而或失兮怠與敬其

交驚心暫開而或蔽兮理與欲其紛互此實進退之機兮
肇千里於跬步苟決擇之不勇兮將邪羸而正負蓋必於
敬於理而保持兮於怠於欲其屏去既經心以自明兮復
誦言以自固庶成性之存存兮全上天之所賦

思本賦

吾行年之匪少兮胡貿貿而靡思善惡原於杪忽兮寢千
里其遠而木油油而上聳兮波沄沄而載馳托后土之鴻
龐兮本大化之無涯肇總總之衆物兮咸資始於天淵矧
含靈之物秀兮孰有不自其先先昭列而在上兮子孫繩

其在下或一日而不思兮將原竭而本仆或廣植而不食
其獲兮或勤施而不責所負渺河流之汪洋兮潤實漸於
遐土啓我人以坦途兮關我人以大戶既登名於薦書兮
復顯仕於朝列念積累之艱難兮恒拳拳而恐失服聖賢
之明訓兮索衆妙於微蹟仰皇昊之賦畀兮保天理於晷
刻謹余識之昭昭兮匪他岐之敢惑潔余身之皓皓兮豈
外物之能涅是惟顧本源以自修兮若見親於羹墻行斯
百而靡虧兮體毫髮而匪傷堅此志之罔替兮愛此言之
不忘敦忠孝而日新兮庶未盛而流長

古詩

禱雨効韓體

盛夏將幾月亢旱何赫炎山澤不通氣水雷更深潛畢亦
無所為徒聞掛銀蟾豐隆久喑默列缺寧窺覘螻蟻閉深
穴老蛟遯幽潭凡此衆陰類畏避何安恬而獨哆口箕簸
揚助飛廉微雲稍欲布驅逐無毫纖陰氣歛將合極力故
攪擗蓬蓬太虛內日夕恣併兼既迎望舒轡復送羲和驂
遂使平田中百物如燒燭吏民紛祈禱土梗空巍岩擊鼓
神弗聞旱氣轉覺添焚巫果何計暴尪信虛談我欲款上

帝上訴箕風讒狂吹既清息長舌亦收緘得使陰陽和聖
見雨露霑枯槁總滋遂沛澤皆濡淹室家合飽足兒女無
誦誦永荷神力慈式歌大化覃抱此雖自奇臨期復疑瞻
既一齋為柳克新賦

靜觀一理大窅閔竟難言惟於流行際特達見本根胡為
岐路雜靈妙日已昏玄聖發曾子濂溪啓程昆後哲總超
悟殊途集同門吾友展禽裔古道性所敦乃作既一齋游
處資操存極力屏群欲篤志收奇勛歛茲義理微芟彼枝
葉繁始知千萬緒無不會心源了此匪為易仰視有蒼玄

舞陽阻雨留宿

清曉發昆陽綠野散朝旭夾道禾黍長泥潦淹馬足東行
得平岡舞陽忽在目入自西郭門兩街喜多竹爽氣拂征
衫清風戛鳴玉便覺人境偏似有太古俗阻雨留憲臺倏
忽經再宿永日覽圖書清宵散華燭念此君處崇內顧王
程速敢不勉忠勤而胡遂安欲此邑足名賢王堂韓韶炳
相續明發登前途回首憶高躅

宿信陽慈氏寺有懷趙侍御二首

禪室絕清灑夜景何寥寥白月墮簷隙涼勝拂林梢有客

不能寐起坐心勞焦所懷同心友相去一何遙開門望天
宇露冷河漢高恨無雙羽翰奮飛共遊遨秉燭遂至旦詩
成還獨謔

山寺月皎皎流光入簾帷神清不成寐起視夜何其天漢
漸回轉參斗亦西移庭草泫繁露林竹生涼颺撫景念良
友渺在天一涯會面曾幾日成此遠別離冉冉易寒暑悠
悠隔山陂豈無他人好中情誰能知所願得懽晤以慰平
生思

舟行野湖中

湖水與天平波濤亦何壯我舟駕長風遠破萬里浪玉節
方在斯百恠誰敢傍明登岳陽樓八荒應在望

疊前

少小心好奇斯遊歲方壯雲帆拂遙天畫舫壓高浪青山
歷歷過可見不可傍明泊洞庭湖還當極遐望

龍陽山行遇雨二首

楚山饒古木楚水逸竒石林霏暗不開石瀕瀉何急久行
路欲迷嵐雨互蒸濕陟降童僕勞竟日未遑息向晚落葉
多攬轡更駐立

歲晚山行深山中水重疊叢篁夾溪橋橋斷橫槎接陰雨
竟連朝雲林黯一色虛風忽冷然蕭蕭墜黃葉撫景復何
為內顧遠遊客

宿山亭

山深郵舍孤入門晚色靜四顧足喬林蕭蕭北風勁向夕
起重霏窓戶倏已暝燃松代秉燭明暗光靡定草草具杯
酌何暇梨菓釘乃知山林趣足發遠遊興天明登前山清
風滿蘿逕

瀟湘八景

余少時聞瀟湘八景之清致而未得一遊也今
年冬來湖南始得親歷而詳覽之遂為八詩以
寫其趣

山市晴嵐

雨來萬壑昏雨過千岫出晴旭楚人家蛾眉畫生綠看看
如有情餘光遠相逐

洞庭秋月

西風淨晚烟天水遠相接瓊樓玉宇深炯炯涵虛白夜久
風露寒一曲湘靈瑟

平沙落鴈

霜清秋水落風過人迹平
飛飛隨陽鳥相呼下寒汀
向夕聚儔侶月暎蘆花明

烟寺晚鍾

夕照下山門清音出烟霧
暝壑一僧還側佇尋歸路
月上楚天寬霜落洞庭樹

瀟湘夜雨

兩岸叢篁濕一夕波浪生
孤燈篷底宿江雨篷背鳴
南來北往客同聽不同情

江村暮雪

落落漁樵家蒼蒼起烟霧
岸滑移釣舟沙平失歸路
似有凌波人盈盈月中去

漁村落照

釣艇收晚緡歸鴉集疎柳
天風吹彩霞明月暎江口
孤村一笛橫萬慮復何有

遠浦帆歸

翩翩投極浦漠漠背殘照
水柵歌竹枝清風激幽調
歸舟漸覺稀錯莫尚凝眺

微恙不出

客居養微疴久與人事疎早起無所為盥櫛讀我書我書
有真味寧比膏與腴膏腴常有厭真味諒難如自得復誰
告撫心但躊躇

泊舟貽溪宿陽樓山下三首

泊舟清江滸肩輿渡迴溪微逕入叢篠蒙籠行欲迷轉步
忽開曠溪田間高卑傍水野航小連林茅屋低適遂情景
豁寧覺人俗非山堂稍曛黑冥冥子規啼
草堂傍溪谷瀟灑無塵埃隱几流水去開牖青山來客情

既虛靜遠目何曠
披弭節得周覽外慮仍侵懷村落日已
暝山氓猶未回念此不能寐遠抱殊難裁

窈窕入清溪側逕何紆曲魚梁截奔流雪瀨漱寒玉空翠
濕人衣霧雨滿新竹路窮上野航前登得平陸日暮烟火
迷似向桃源宿

舟中聞蟬

扁舟泛湘水水碧風日晴適有異鄉感忽聞衆蟬鳴屢切
篁竹茂斷續楓林青家園舊喜聽客裏難為情時節知己
易遠遊心緒驚因念衆兒女依依候門庭雖云閤中私尤

當顧王程

湘江舟中

湛湛湘水綠夾岸叢篁多挽舟逆水上南風起微波嘉此晴霄景逍遙翫江沱沙渚曠細邈雲岫紛嗟峨遠日為舒暢客意將如何濯纓吾所愛聊為扣舷歌

至襄城

襄城古名邑山水殊清妍我遊適已再入境心欣然憲府絕瀟灑乃在城東偏停驂得所止景靜俗慮捐修竹滿堂後翠栢當庭前攀折將有贈聊此志節堅念之不能已長

謹遂成篇

望諸荀草廬

我行迫王程訪古少暇日曉出南陽門馬渡消河急舉目眺西岡林小半蒼碧有祠中巖峨云是孔明室使我心慨然攬轡久瞻立憶當炎祚衰四海皆橫溢奸豪競虎吞孰知順與逆公時獨悠然放歌聊自適及來耕隆中日以老所益高視千古人管樂自儔匹有時發中懷長嘯獨抱膝寧知臥龍姿還為水鑑識賢哉劉豫州三顧何汲汲問以當世事指掌皆歷歷自茲出茅廬魚水情尤密後來大業

興益見前籌力公心果何如是欲靖群賊復漢還舊都志
願乃終異柰何逢足運終匪智能及五夜星隕營三軍淚
沾意至今五丈原悲風尚蕭瑟遂使英雄士遺恨無終極
今來望公廬咫尺不暫即園井定依然遺像想猶昔平林
渺寒烟長巒帶古色所貴賢者居孰不仰遺迹鞭馬復南
行迴想猶未釋朗誦出師表沉思八陣石浩浩天壤間奇
才難再得他年擬重來更當展良覲

襄陽道中

曉醉新州縣午入襄陽境迢迢岡坂長曲折溪流靜入村

竹青青便覺異風景唯時霜雪繁歲晏北風冷中私且撥
捐壯觀極馳騁日暮臨漢江窮源思方永扁舟過須臾波
濤任奔猛遠行足險夷吾心良獨省

登峴山

停舟漢水濱跨馬陟峴首漢北渺川原漢南足林藪山水
兩迴環地氣蓄不走城此一掌中名勝良不偶紅樓杳難
即粉堞粲可取虛白瞰遠沙踈翠俯高柳柳外居人家向
背各開牖羨哉風景奇詩興濃於酒下馬復山行遺壘高
培塿歲久悉荒殘戰骨亦枯朽緬思前代爭南北此樞紐

典午窺併吞元宋竭攻守兵連歷歲時良田生宿莽力屈
或不支乃為強者有而雖富土疆竟莫絕稂莠明運開萬
方稽顙唯恐後浩浩江漢間一洗舊昏垢詩傳二南俗人
享百年壽乃知皇力尊澤及生靈厚小臣職觀風登覽匪
外誘所願歌昇平彌億萬年久

峴山羊公祠

峴首羊公祠周圍帶草莽重是古名卿舍舟聊一上雪消
江路滑氣暖神扉敞捫碑澁蘚痕寒帷綴蛛網字隱不可
讀風流猶在想想當公昔年跨馬此登賞顧彼山常存身

滅足悵快寧知千載餘公名蔽天壤遂使山增輝過者悉
瞻仰足明仁厚澤不與時世往我來復何為作詩踵遺響

遊習家池

谷口一逕入蒼山四邊開中有習池水水碧無纖埃泉源
初噴薄交流遂淡洄飛鳥鏡中度行雲天外來微風一蕩
拂林影久徘徊寒光空心性俯翫何悠哉愛此不能去載
歌寫中懷

遊君山寺

為愛湖中山遂尋山下路躋攀轉幽邃澗谷亦回互石蹬

足莓苔青林雜烟霧前行如有窮嵐嶺乍分布招提壓重
湖千里周一顧孤峯四無根形氣自依附山僧復導我窈
窕更徐步踈籬野蔓懸老圃寒泉注逕轉山房深重與絕
境遇白雲簷外生清風竹間度庭花雜無名歲晏色猶故
澄心得妙觀忘言契良晤愛此林壑清遂薄塵俗務重來
待何時尚子畢嫁娶

洞庭遇雨

孤舟行何遲歲晚洞庭雨跳波亂明珠隨風颺細縷雲霧
失君山波浪連吳楚莫唱斑竹枝別思滿南浦

青草湖即事

洞庭方始過青草又相續水落湖地寬冬暖草芽綠遊日
解孤悶即事忘拘束艤棹觀魚罾援弓射鴻鵠取笑復何
為聊爾狗人俗

雨後臨雙池

時雨夜來歇雙沼朝欲平香草何瑣雜芊蔚繞岸生修竹
瀉風露圓荷貼青萍顧此好修容覽彼衆物榮徘徊撫雕
檻徙倚當素屏採掇終有贈緬焉起深誠

雜詠六首

岩岩泰山石靄靄石上雲須臾遍八極霖雨竟朝曛功成
不言利收歛不盈分致此豈云遠舉目窺嶙峋
溶溶綠池水上有嘉樹林白鳥來何方集此清池潄毛羽
粲霜雪和鳴激流音可見不可即徒勞觀者心一舉冲青
天虞羅涼難尋

江漢豈云廣一葦可以航山岳豈云大吾將陟周行洪水
有萊竹澧浦多蘭芳旣自抱孤節還應發幽香合并會有
時遠抱非俗量

皇天無私厚一雨萬物滋朝樹泣膏沐庶草紛萋其青陽
舒景曜谷風扇和熙遠遊涉猷歲寧不感良時
唯山有奇石唯水有漣漪吾心諒誰告耿耿徒自知悠悠
世間物邂逅貴有時後來安劉者往日吹蕭兒向非附青
雲汨沒將何為蒼蒼霜雪榦豈無大厦姿山深少蹊逕匠
石慎所遺

古劔匪新器古瑟匪新音雖無適俗態知已在所尋克子
佩服美感予淡泊心蘊實固有待無悶良可欽

新筍

方池錦萍滿花草被四阿生意一何盛新筍池上多綠苔

已穿透粉澤方包羅銳若毛遂穎森如羽林戈朝翫夕已
高舊竹時復過相期保堅節歲寒心靡他

會同院中

會同古蠻服市邑何蕭條霜臺絕清僻道院無俗囂芳草
滋新茸高柳垂長條石砌滿苔色可以慰逍遙行翳涼景
肅顧望白雲迢塵羈豈能繼何用山林招

淑浦雜詠 三首

山縣益冬交草木盡黃落官署何嚴嚴寒雨灑寥廓讀書
三十年志願常異豁栢府既先登憲節復早握蠻荒過二

秋征科愧才弱所願採蘭芷聊以比葵藿深念方在茲無
欲自欣樂

辰沅異風土十月足霖雨竟日復通宵清響徹烏府遠客
厭聞之晏坐默不語經世志未酬讀書心獨苦往事感中
懷良辰復誰許悠悠付深期取適自容與

淑浦絕小邑昔無名士遊我何秉憲節來此乃淹留庭前
高木落屋背荒山秋公廳靜苔色風雨寒颼颼離別感時
節得無念中州深衷如可致過是非所求

山館

稅駕日亭午愛此山館清藩籬翳嘉木但聞幽鳥鳴開門
遠翠來白雲望中生便覺臞者肥似有戰勝情野蔬足充
餐作詩紀茲行

渡雙溪

雙溪始合流崖渚遂經復洄潭一鏡平秋影空寒綠野渡
得孤航山家帶喬木適意方自茲前阿戒僮僕撫景重悠
然誰能和斯曲

沅州元夜

五溪古荒服連延列邊墉自從啓明運便已變華風民俗

孰佳節適與中州同我來一何久三見春燈紅竊食飽官
原曾無分寸功豈不愧伐檀還應感飛蓬今夕復何夕列
炬當庭中行翳修竹枝吟對毒花散翫此歲寒物舒我天
游蹤言歸即當歸掛席湖江東

贈趙彬

黔中山水奇產物亦秀異丹砂色光罔黃金質精粹碧春
石汰淘汞煉土騰萃其他揆楠樟挺特皆偉器因念上天
公造化無私智不應山水靈而獨鍾斯類竭來客沅州果
愜向所意趙子生其間不與凡猥厠神完骨亦清最得二

五秘卓從少小日即負遠大志蠻荒乏師友買書自從事
子集聖賢文左右悉堆置抽覽無停晷一一欲強記晝誦
聲聒鄰夜諷響穿市寒暑忘冷熱饑渴失滋味停蓄才思
深馳騁筆鋒利出語動驚人縉紳悉推避勤苦凡幾年銳
氣久仍肆邇來加斂收精識亦超詣雅欲求本根不獨誇
文字我昔從先人壯遊滿天地邂逅多賢豪殊趨各同至
談論隨有得皆足飭昧稚自忝臺閣官遂攬湖襄轡方懼
過不聞深恐德將墜忽於僻遠中得子喜不寐我愚藉子
砭我失任子刺所以愛子心誠實不虛偽觀彼物恠魂時

尚亟搜致况賢治之楨尤為

國上瑞四門方洞開四目方遠視明堂要梁棟法駕用騏
驥子當寧厥需會起摩天翅

古詩十二首

爰初闢清濁悠悠千萬年三墳既已失古道茫昧然神聖
既有作人文漸開宣義軒御元極堯虞運中天粲粲河洛
秘密密精一傳太和良自茲玄功竟難言萬里如何即寤
歎窺遺編

窈然觀化始本自同一初聖者惟其性大道蟠皇輿云何

千古後岐路如錙銖西學外形器玄宗暢清虛滔天勢方
漲捧土誠為愚不有諸老力生民竟為魚寄語後來人慎
莫迷所趨

行鴻暢遠澤鳴條沛時雨白旄一以麾九鼎奠中土三后
同一功休明諒難伍云何王風頽故宮滿禾黍大雅遂寡
寡遺音獨淒楚悠哉復悠哉白雲在高阜

水火非無功焦溺亦由此所以玄天機千載莫能理君子
得其操小人迷所止四海豈不遙發軔良自邇泰山豈不
高舉足不踰咫尺薰風愜民心簧竹蕩人耳善惡反手間胡

不慎其始

七百卜公旦萬世期咸羸豈不同所願天道有虧盈岐山
麟鳳集亟谷虎豹爭趨舍乃如此六運焉得并蓬萊舟始
泛博浪車已驚遂使三秦士不獨驅山坑已矣勿復言九
宇皆炎精

靄靄商山雲招之正徘徊冥鴻一以縱畢弋胡為哉寧知
羸豕壯躑躅多毒猜沉沉辟穀子為謀一何乖向非平勃
力炎靈遂如灰獨有周南篇歌之有好懷

山空翹翹出天黑鳴鳥鳴姬轍既東邁岐路殊縱橫青牛

適西域大鵬抵南溟談天竟何益刺股徒首兵紛紛險譎
輩瓊瑣難具名有若迷方客甘心棘與荆不有仁義篇何
由覩天明

吾意六籍外尚多古人書一朝秦燬烈焚蕩無遺餘撥拾
煨燼者補綴誠區區訛缺固已多畫信寧非愚獨有群聖
心昭哉難翳如多謝宋諸老萬世開迷途

季子多黃金張儀富秦土腐鼠爭饑鳶逐競貪虎周道
久已非王綱如綴縷岩岩養氣翁鳴鳳獨高舉圓方遍九
州周覽無定所天飈激和音雲漢濯文羽大道今依然押

闔安足數

日月自有明陰陽自有行萬物紛變化人事更衰榮云胡
道術裂瞑目談丹經泛海竟茫然樓居亦虛名自古良若
茲擾擾將何營

聖人無曲行大道無邪岐云何周轍東驅車迷所馳揚朱
學仁義莊老尚無為申韓首法俑蘇張倡危機遂令千載
下道術日以支憔悴莫之悅淳朴諒難追此語匪為誑書
上有其辭

易莫易玄穹簡莫簡坤土聖心本虛明條達無曲阻如何

末學差崎嶇躓榛莽二者祛除之明白可深觀多謝古老
心相將踐斯語

秋日雜詠四首

庭樹生秋風微涼入衾枕久客得無思遠意復誰諗道腴
足充餐天和可當飲以茲撥雜憂僻好安所稟大義自古
來旋履吾已審

翻翻高荷葉秋雨生微涼豈不懷遠道撫時坐空堂何以
為我懽簡冊多遺芳古人不可作古道不可忘茲理將無
厭欲語墮渺茫安得忘言不相與傾一觴

亭亭紫玉竹爾節豈不堅托根自有地勿羞桃李顏桃李
固妍好爾節重自保請看君子心浮雲湛秋昊
粲粲黃金花繞砌顏色好豈不重所思焉得致遠道遠道
不可忘感時歷炎涼人心豈此異保爾秋節香

述懷

少小習書史政自賴先德十五慈見背四十嚴永訣追思
鞠育恩俛仰肝膈熱中心恒拳拳每懼有遺失早忝科第
登中厠縉紳列榮耀旣連綿聲名頗烜赫小子心不然自
顧真有缺國恩未酬報孝祀久虧越祇命湖湘間久載

憲府筆一往三年餘及歸有華髮家室寄中原無產給衣食大兒亟假田農作不遺力次男失學慣游惰無儔匹三子雖孱懦芻牧無依息昌子最痴小奔走百不識寒即索母衣饑則索母食老妻亦何為頻年苦煎迫上以奉繼姑下以撫兒婢執爨色焦槁補綴眼昏澁我雖官在朝蓬梗真浪迹及歸苦告訴數子俱未室生理况蕭條僑寓亦何益我復對三歎此乃共所恤顧我有王程尚敢懷私適勉強數日留慷慨一旦出悠悠離蓬茅行行向金闕路從黃河過舟自衛水發舟中忽有懷所懷何歷歷吾聞古人言老窮當固節况我筋力強所願豈契闊誓將篤忠貞于以守清白上隆唐虞治下布雨露澤祖禰如有神光賁亦行及拜恩省先塋勒石紀世烈栽桑汾水南廣土中條北既是紆困頓還可樹遠業男女各婚嫁親戚共周急此事良可期援筆聊自釋

臺中歸

習僻已成性於人懶將迎日暮臺中歸掩戶親一燈但取書笑樂不顧俗重輕自得復誰語茲道將吾成

一室

奉使三年歸京華營一室一室陋且偏入門唯四壁豈不
憂窶貧所貴稱達人無倉廩儲心有宇宙春蠅蝮復蝮
蝮顛冥不知返周道能摧輪不在羊腸坂惟河有天源惟
山有崑崙擾擾勿重陳宴坐思探元

題思親卷

零零雨露滋肅肅霜氣寒時物代榮悴君子感所觀所觀
一何苦時運靡終古俛仰天地寬思父復思母夢寐如見
之温温金玉姿行坐或可覩冉冉霜雪絲春風若在室機
杼倚虛壁咳唾落珠璣琴瑟堂窓急顛倒將無厭而不問

毫纖幽感鬼神泣明被日月霑所以永言者誠孝不容假
勗子勤蓼莪短章代風雅

古詩二首

驪珠出九淵炫晃稀世保緘藏俟良價賞識待終老云胡
知者稀衆道魚目好君子復何憂温明但自保
津人善操舟慣捷輕洪淵來濟者誰子濡溺幾不全顛倒
受嗤薄中懷詐能宣請陳經濟畧視彼蟻蠓然

夜坐二首

銀燭一寸光照我千古心心事諒誰語秉筆空沉吟幽懷

載草草妙思彌惜惜豈無揚子雲視昔猶視今
滄海豈不大井蛙良自餘至言豈不美俗士恒苦拘賢哉
顏氏子妙領非真愚若人不可即卸質將焉如

讀陶詩

靖節一何高理鑿時運表返耕甘苦饑棄世樂枯槁所以
見諸詩淡泊出天造掩卷思其人清風起林杪

示兒

我祖自奚仲變代河東居家本尚儒素業豈羞寒虛先君
紹前烈奮迹由詩書勤勤教諸子為善樂有餘藐孤教誨

言而敢忘斯須憶從向學日爰自牝角初吟哦竟朝昏誦
習忘饑飭收斂心自得放佚已不趨周旋恐失墜日奉庭
闈娛立年忝科名嚴訓允渠渠進學固無怠即仕其慎諸
承權曾幾何風木俄悲吁追慕復何及首疾心更瘡中間
趨明詔皇渥彌寰區祿有不家食官有臺閣居循才覺孱
弱索報知幾如以茲寵若驚自治如菑畲更念汝四子賦
質必有殊當思祖澤長勿貽汝父虞汝父豈可師不有賢
聖歟孝友亟敦勵心性勿填淤匪善人莫交匪義財莫需
止酒戒狂誕窒慾謹湛孺從慾劇墜石放言甚奔車言多

必招戾惡積終殞軀人生有定分造化司柄樞窮達由天
然富貴非人且歛跡甚勿競閉戶宜自慮但使德學充不
愧金壁儲達即思致澤樂即思賢儒小子敬所植永久期
無逾

新燕

高堂新燕子當畫語喧聒雙雙葺舊巢啣泥自寥廓巢成
去還來莫負明年約

楚楚者誰子

楚楚者誰子意氣何軼人居若無儔匹獨步莫敢親嬋公

雖大聖尤尚吐握勤此道久已非擾擾勿重陳

翩翩誰氏子

翩翩誰氏子鞍馬殊輝光入門供興發促步登高堂妖姬
列左右立彈送清觴酩酊百不憂但願白日長

答綦彬十首

余知趙君將十年矣近又會於京師惜乎余力不能振
之也雖然君子求其在我者而已用舍遲速非所汲汲
况如君者又當待振與否能為之輕重者哉余近有山
東之行君以十詩見貺反覆誦翫益知其所存之不苟

但稱許區區者有所愧耳情不能已輒依來章以荅其
意云

美人生南國艷色世所稀明眸一回顧草木生光輝我行
重嗟情便欲携同歸贈以青玉案貢之黃金扉如何久契
闊此念將無違

右答七月青嶺上松

仙山有高如玄圃足脩竹飄然九色鳳下覽遂所欲流音
散天飈文彩絢朝旭泰和良在茲瑞牒光前錄

右答諸公北生騏驎

層雲生岱宗時雨遍東海杏壇宛如作聖人教猶在况當
時運熙文風盛而藹超超士林英無不光彩我行亦有
為棧樸詩當采

右答泰山何岩岩

峩峩憲府臺鬱鬱臺中栢顧我樗散姿繆作乘驄客悠悠
今幾年區區竟何益寧知憂窶貧但自保貞白中獲荷寵
光分符海東域得觀鄒魯風載露詩禮澤皇仁一以敷菁
莪共欣悅猶有江湖心時將戀天闕

右答屈軼生堯庭

馳車出都門遙遙指齊魯念子不能別對景獨容與垂揚
裊薰風輕塵裊朝雨仰視雲間翼分飛無定所丈夫方有
為離憂寧足苦願保金玉躬潛脩繼前古

右答扶桑日初出

鷓鴣在一枝鯨鵬起千里達人足大觀曲士焉足擬所以
君子言觀海難為水大哉天地間舉目皆至理努力探化
元高歌望吾子

右答丹砂生楚國

天運行不息君子恒法之乾乾不自己汲汲非所私仁義
存諸身有蓄必有施既非淺俗觀當負遠大期吾王安願
需彙進寧非宜

右答日月易流邁

丹山有文羽和鳴向青霄滄溟有潛鱗一夕搏扶搖如何
賢達士甘心向漁樵諒懷肥遯志恐負山林朝休明盛夔
契于焉共逍遙

右答珊瑚生海底

吾觀天地大萬物同一源如何末學差坐此枝葉繁鉛華
滅素質雕蟲失本根憶昔南遊日得子同晤言圖畫發幽

秘身心契真元邈哉追前修此道期共敦

吾雖右答大道久不講

古來賢哲士用舍皆無心所以窮達間一節良可欽趙子
不浪出客居時光臨矢心永無斃感子金玉音

右答古人重出處

東平行臺有竹翳於惡木荒草命僕芟治嘉植乃遂

詩以紀之

生平苦愛竹義若君子交茲軒忽見之俄頃漆在膠振衣
步其下周覽增鬱陶惡木一何多蔓草一何饒翳此破筓

笋挽彼凌雲梢命僕恣剪伐得辭斤斧勞除惡貴絕本蘊
崇及溝壑荒穢既了了涼風亦蕭蕭修莖逐生植嘉蔭愜
遊遨作詩紀顛末庶為同心謠

薛文清先生全集卷之二十四

外集古詩

穆陵關

危哉穆陵關高出衆山頂地勢愈覺寬
天宇相迴迥林環何蕭森首夏風色冷
山樓試一登眺覽恣遐騁沂岱環西
陰淮海接南嶺齊州走北川扶桑控東
影道里會一門山川挈要領緬思千古
前豪伯互吞并齊履空復然秦蚕已
侵境于又被長巒生民困魚鼎于今天
道旋四夷守安靜山行晝落然水宿夜
無警顧我觀風人符節得屢秉作詩

紀茲行傳與山將永

蘭陵懷古

早發鄴子國午至蘭陵邑蘭陵久已荒禾黍帶荆棘惟有
古寺存逕入林影密老僧知我來出門遠候立下馬問往
事為我指遺跡蒼茫古城東墓有荀卿石我欲往尋之還
為野水隔憶昔周室卑蠻荆凌上國茲邑乃其疆人物殊
烜赫寂寞千載餘浮雲空古色如何當日賢重有逃讒責
只今文字存尚為人指摘鞭馬舍之去極目遠天碧

敬吟

人惟肖天地亦具天地性性無物不存存性惟一敬心敬
體不偏情敬發必中頭敬形端直鼻敬氣肅靜目敬無邪
視耳敬無忘聽口敬不妄言身敬不妄動手敬容必恭足
敬容必重瞬息敬存身早作敬致用致用在天倫天倫敬
斯定夫敬必先義婦敬必從令子敬孝心隆父敬恩必盛
臣敬百職修君敬萬邦靖兄敬篤其愛弟敬謹其行朋友
以敬交然諾必重應敬則倫理明不敬百行病仰惟古聖
人一敬更相命堯欽帝之宗舜恭明兩並祇台念禹德日
躋有湯聖文王安敬止武王勉敬勝篤敬傳孔業敬德著

周政敬惟群聖樞大訓迭輝映下逮河洛儒紹統開迷逕
整齊嚴隄防主一謹操柄惺惶不昏昧收斂無餘剩用力
在斯須百體孰敢橫聖途漸可登聖言良可證一敬苟不
存萬欲皆奔縱身心墜卑污綱常滅天正禽獸將同歸人
類孰與共噫嘻敬怠聞狂聖越天阱法言述聖謨匪曰小
子佞

送楊叅議 三首

白露下將夕天宇生涼風之子有所適告別何匆匆群公
盡祖送飛蓋凌長空停驂灤水曲列宴歷亭中秋容瘡觴

酌高風急絲桐酒盡儼將發班馬何玲瓏行當釋塵鞅還
應掛飛蓬大江轉吳楚重山入天叢錦城有佳色浣溪有
遺踪訪古遂舒嘯觀風足從容坐令全蜀俗解與鄒魯同
茲遊豈云易兩情若為通翅首遲歸鴈應是春花紅

右分韻得紅字

林木生涼颺臯蘭被清露念子三川行正值九秋暮天空
一鴈翔江遠孤舟驚旬宣有佳興載詠甘棠句

右分韻得露字

岷江瀉東溟岷山倚西極江山古明秀楊君將此適秋風

送征帆夜火明水驛相憶瑤華音者取東飛翼

右分韻得驛字

友鶴軒

九臯阻且深潔白有佳鳥中宵忽長鳴清響徹四表開軒
一聽之衆理悉明了蜂蛤藏洪淵秀氣浮浩漭良僕在崑
岡青輝散岩嶢雅興與茲同至德潛且皎溫溫聖者孫大
道思遠紹友鶴名華軒存誠絕外擾水積成川流水壅盛
顛杪功深効豈微響大聲不小慙非風雅才作詩心自慄

冬夜懷魏希文

希文名純山東萊州府
高密人時謫戍玉田

冬夜氣何厲冰雪輝前楹單居不能寐懷我舊友生行雲
去不息賓鴻各時征兩情曠難合欲語誰當聽惟有寒月
光見子心宇清展轉遂至旦遠思徒營營

余既作此詩至來年三月間有党厚本者關中士人也
先任教職又為縣令後謫戍伍間後膺薦授荆門州幕
職道過榮邑党先與余有故因復問之始知吾友希文
亦以薦至京師未及試用而死矣及考其死之冬適余
作詩時也嗚呼希文純古君子將謂其不終老於草萊
也而乃竟止於斯豈非命歟且余作詩時適與其卒時

又相先後亦豈非平昔交遊之深默有所感歎嗚呼已
矣時宣德二年春三月河東薛瑄識

答仰宗公寺丞見貽韻

念子青雲器早涉青雲路行行捧德音瞻言省民務風俗
廣恣詢幽隱亟告訴來為人所悅去為人所慕皇澤一
以敷群國足膏澍况復崇文儒士林喜披霧心涵玉壺冰
氣裊金莖露懷哉明盛時展矣風雲遇而我同官良惟
子荷與顧通籍來旬宣各自植嘉譽獨有蘭臭言祗以同
心故還應篤忠良更此寫中素何當展良覲相期在秋暮

題陳希夷圖

三峯亦何峻白雲亦何多中有高世士真栖掩松蘿石泉
漱寒玉好鳥間清歌歌長一披拂紅紫爭紛羅山隔五季
塵羊顏萬里波豈無經濟策肥遯矢靡他威鳳不浪集冥
鴻難重過清心探化機瞋目養天和真息深在踵利貞靜
不訛只疑龍蛇蟄不管歲月梭我欲昇玉井濯手攀嵯峨
扣關起公語妙理應如何欲去還自休馬圖今在河

永慕堂為楊大叅賦

大化運不息逝水無停時依舊居室惻愴中腸悲書殘

讀遺編機有餘斷絲斑衣不再舞壽觴寧重持庭前百卉
芳但覺陰陽移儀容切寤寐恍惚如見之親心我所安親
志我所期心志著且存大節矢靡虧悠哉孝子情最此終
天思

遊禹門 禹廟在焉

春澤周四野閑情樂時和出郊縱逸興緬懷佳山河禹門
忽在望峭壁雲嵯峨石磴接飛棧危樓架洪波空山響絲
竹虛堂進舜歌老父誠苦心肯酒神所呵由來非一朝吾
意其如何

河汾五賢詠 五首

卜子夏

浩浩西河流遙遙東魯山山河遠相隔千里獨遊還陸堂
真可入豈曰文辭觀相從陳蔡厄松栢知天寒索居晚歸
來侯國師甘盤去之幾千載高風灑塵寰瞻望不可及青
雲映西關

段干木

冥鴻不受弋神龍不可羈所以高世士孤情薄雲霓矯矯
段干木志節一何奇瑾組豈其願軒冕不吾希踰垣猶弗

見况乃趨走之豈徒侯國尊凜為百世師

文中子

古人不可見古俗寧復淳依依萬春鄉踈屬連清汾良時曠莫與鳴鳥寂不聞悠悠禮樂志終與麋鹿群頽波逝東極寒雲滿西津惜哉經世言淆雜多蕪榛時無伊川子此意將誰論

太史公

愛有所見忘忠有所見疑古來非一朝人道每如茲悠悠太史公言論適有期謂必情可白寧知事參差奇文雖自

解驟驥諒難追巷伯彼何人千載存其詩

東臯子

人仕為其名子仕獨為酒一斗衆所稱五斗吾自取猶嫌酒未足棄官歸隴畝葛巾耕東臯烟雨牛一耦種黍學陶翁自釀還給口沉飲得真味萬事亦何有清風千載餘誰復尚能友

古詩

天地常不沒山河鎮如斯惟有人與物代謝無停時因過咸秦境周覽生悲思渭水自縈帶南山亦參差茲惟帝王

宅自古稱雄奇當時宮闕壯摩霄切雲霓千門與萬戶珠
簾錦綉帷一朝時事去掃地無復遺城市盡為墟麥秀草
離離亦有英雄輩干戈互相持慷慨爭土疆終老志不衰
只今但丘塚名姓寧可知京都足妖冶高門富姜姬綽約
姑射仙鬢髮冰雪肌只今化為土况乃粉黛施休明盛文
物旂常畫蛇龜千乘及萬騎雜還相追隨將相立軒冕聲
樂奏英池繁華有萬端一去不可追俯仰千古事有若夢
幻為往者既已然將來復如之寄語執迷子當以理自推

浩歎

浩歎復浩歎寧知親眼見相彼天雨雪必有先集霰蟻穴
不知防鯨波今汗漫君子慮兢危小人尚欺誕已矣無與
言歸去耕吾畔

瀘川古意

三蜀古名郡瀘川古名州我來值殘暑偶此數日留新秋
忽改節涼風漸颼颼逍遙散前除仰視天宇周征鳥去不
息白雲亦悠悠佳人渺何許重林蔽層丘秋日復西邁大
江自東流良辰不我與古道曠莫酬願聞瑤華音行矣旋
吾輶

五盤山

五盤何艱哉石磴繞山腹詰屈入雲霞回互下崖谷嗟彼
遠道人陟降勞筋骨跋馬登層巔悠然注遠目惟見山色
高似覺地勢促蜀道古艱險茲險甲西蜀憶我去春來山
山正芬馥今夏喜北歸四月暑未燠茲山得再過頗快登
覽欲前驛望黃壩縈蒼但雲木

登金牛驛樓

好山四龍從漢水前縈繞小樓試一登山水青未了因思
大禹時洪流方浩渺乃竭胼胝勞神功彌八表岷山在經
紀岷江亦疏導貢賦分九州梁州已通道世傳金牛誕
不細搜討山驛賦短章將為愚者曉

七盤道中

曉度七盤山北行道彌惡峭壁根虛無危棧架飛閣飄飄
風吹衣漠漠雲漲壑下有黑龍江亂石河磊落急瀨轉雷
轂奔湍散流洙洄潭更陰沉俯視誠可愕茲路屬再來即
事情已昨艱險難具論惟與存顛末

褒斜道中

褒斜一何長深谷自迤邐雲木青無邊群峯各峻峙鳥道

緣崖巔危棧架江溪冥冥叫子規
泱泱響溪水累日山峽中陟降亦勞
只古來蜀道難此道難莫擬自我入蜀門
今已一年矣既乏督辦能兼負素餐恥而况
髮髮蒼胡寧不知止上章乞解綬詔許感不已
雖云此谷險且遂此歸喜行色宣柔豪庶用傳
孫子

遠道

遠道復遠道驅馳何草草及歸已踰年
白髮添不少入門悼先亡痛哭傷懷抱
子婦共號跳百感相煎燭拭淚問理問嘆
逝驚莫保衰殺誰使然矯首問蒼昊從此
甘息機田

野安吾老

孟城驛雪中詠竹

高沙有候館闌檻殊幽清檻內足
凡木凋萎不可名獨彼凌雲竹
鬱有冒雪青飄蕭散寒葉修直搖
蒼莖靈籟奏清響鏘若金石鳴晴
宵吐華月流影亂虛明賞翫竟朝
夕似當西南朋乃知歲寒操匪獨
松栢貞矢心又不如愧我為物靈

徐州洪

亂石何巉岩長堤更宛轉狹岸忽
陡起急瀨如注坂回旋

聚流沫駭浪灑雪霰舟行良已難下上勞拽挽翻思遊川
峽江石尤險遠瞿唐十二灘波浪激雷電迴視過茲洪反
若歷平坦乃知所觀大小者不掛眼

淮南驅

淮土何漫漫淮水自悠悠小山去已久桂樹遺岩幽昔有
學仙子意欲仍丹丘秋石既烹煉鴻寶亦藏收鷄犬竟莫
聞行雲去難留寧慮時事異翻結千古愁舞榭荆棘生歌
臺麋鹿遊信知希世事伊豈望外求揖讓有堯舜高風想
巢由此道久已非聽我淮南驅

高郵冰泮發舟

晚泊高郵城雨雪竟連日念彼役人勞寓此孟城驛扁舟
候晴發河水復鱗積因之累宿留令我心悵悵忽報寒沍
解喜泛春流碧直過大江東此地成追憶

冰解舟發

春冰渙然釋春流復
溶解纜孟城驛百尺牽東風連遍
大舸來峩峩掛飛蓬登艫姿春覽烟華正濛濛澤國曠無
際重湖渺難窮漸覺高郵北行及廣陵東所過足清眺舟
人莫怱怱

出自北門

出自城北門周覽快心目
峩峩鍾阜青漫漫平湖綠木依
長堤茂樹隱芳洲曲縹渺天際樓
高下林間屋遙遙江上山連連
遠岫出江山自雄奇帝里在經復
佳灑從古然嘉氣方蔥鬱官署何巖巖
列宇面山麓偶茲吏隱兼頗遂蕭散
欲超哉復超哉白雲自相逐

晚翠亭為張司徒作

花木何紛然各競勞菲時
一夕下霜霰樵悴無故姿巖巖
司徒府後圃珠逕迤而於歲寒日
挺此萬竹枝群芳盡搖

落茲物獨見奇密葉旣不凋勁節亦不移
一逕入深處橫橋夾清池池亭晝虛敞
宴坐生寒颺清影落四簷靜與秀色宜
適契君子節貞固老不衰為取亭中琴
絃我晚翠詩

澹菴卷為謝侍郎乃兄題

閩山何岩堯閩水亦清泚中有肥遁人
雅志丘壑羨山田入雲耕結屋傍流水
耕稼有餘閑琴書時復理奇興槁梧
中游心竹素裏庭戶無囂塵外物絕珍
綺蔬食足充餐締布良適體朋來無雜
言談道而已矣至樂旣無假浮榮焉足
擬所以忘歲年足不至州里白雲在高
丘鳴鶴在中沚

安得躡輕風一訪澹菴子

擬古四十一首

天地形之大陰陽氣之尊伊誰知此物來自無極門清濁既莫離動靜互為根大化去不息至理亦長存彼哉虛寂子已矣無復論

悠悠復悠悠水中有行舟四序無淹歇代謝不可留春鳥寂無聲寒蟬號素秋落葉滿阡陌白雲散岩幽去去莫復道潁陽有遺老

庭前桂花發清香散涼颼采采黃金英傾筐方自持思欲

贈遠人風波阻長岐望望不可及馨潔空自奇

吾思古聖心迥出八紘表天理為之大人世為之小堯虞禹相授杯水拱揖了終古駭其事未足稱達道

四時一何神變化不可測陰陽既交代星辰遞羅列孰其主宰之終古不差忒聖人秉明靈動息有真則吾慕魯中叟矢心以學易

端居憶遠遊路經首陽山山有二賢祠青松蔭重關斯人難再得守餓心獨安清風激頽俗萬義越人寰去之幾千載可慕不可攀

騶虞獸之瑞麒麟獸之仁物性尚不殺而况形為人夫何
周轍東王道久已湮孫吳騁狙詐申商號無恩流毒劇洪
水遺黎苦漂淪強羸滅諸國三戶亡咸秦天道信反覆永
為來世陳

聖治莫九有禹跡亦茫茫王澤旣饒洽彝倫復昭彰以茲
熙皞世舉俗躋樂康胡為古道非極意開邊荒征行苦鋒
鏑飛輓失耕桑民生既騷屑天和亦乖傷廣土竟何益不
救危與亡茲事已千載雄豪有秦皇大人世世心
荆山有美璞巴蜀多名材此物信為奇攻治亦難哉匠石

得其良寶就成層臺胡為用匪人坐此斲削乖旣自玉之
玷還為木之災而况上天工理代必汝諧鍊覆良可慮棟
撓諒難陪所以虞周聖登庸必賢材

湖邊多楊柳山上多松柏松柏存正性不改青青色楊柳
易為春隨風發枝節二月絲垂金三月絮飛雪紛紛冶遊
子賞翫不知歇松柏寂無言枝榦獨挺特空以木自奇不
為時所悅請看霜霰餘榮悴居然別

時來行堤上春氣薰人心宛轉湖山曲隱映花樹林芊綿
草抽綠蒙茸柳垂金鳴鳥何間關纖鱗或浮沉生物方總

總大化亦駸駸當時浴沂者樂意不可尋
混沌鴻濛中伊誰作主尸洪河出龍馬清洛浮神龜有文
粲以別實惟天所為悟彼陰與陽契此偶將奇大聖發深
智運意畫兩儀生生之謂易變化無崖涯宇宙豈云大彌
綸靡有遺如何千載餘圖象闕莫知卓哉弄九子探源遡
希夷從茲識姬孔還應見伏羲伊閩有遺編學易真吾師
灼灼春庭樹開花漸離披因思唐虞世日方亭午時大禹
亦神聖兢兢為保持如何百代下此道久已衰豐亨王格
之請看大易辭

木腐虫蠹出氣乖脆贅生曜靈一薄蝕陰曠鬱然興道術
裂周季縱橫亂秦嬴青牛既夙駕白馬一時征汜濫自消
滴熿赫兆星星多謝宋諸老萬古開昏冥如何陽光發尚
自燭天明寄語行路人勿迷棘與荆

萋萋湖邊草榮榮山上花山中有高士探化心靡他天地
自橐籥萬物從交加深居不窺牖四海皆森羅我欲見其
人猶羅陟山河山河忽回合冥蒙起煙霞至道復誰語柰
此高士何

太虛浩無際何所立天堂坤厚大氣舉地獄置何方此理

亦昭哉妄見胡冥茫萬世為之惑福果僥難量高標拔地
起飛宇就天翔搏刻土木梗鎔劑金銀粒人力為殫竭財
物亦耗傷既自息吹乖焉得寒暑常茲事自前季滔天勢
彌張反經如可作興言討彼狂

圓象無停運大化不可留征車既西邁行舟復東流轍跡
苔相背兩羨焉得有青松生澗底白日麗高丘餘光不迴
照直榦空蕭颼去去莫復道零露滿春草

五陵多俠客三輔足貴豪園池占佳勝高第干雲霄不惜
千金重雅意一日邀綺淫饌水陸清歌間笙匏酒酣視天

地泰山一鴻毛中情既昏惑外體亦勞焦誰似林君子神
理恒超超

在陰鶴相應遷喬鳥當歌琴書滿瑤席良朋亦已多各愛
芳菲時共惜光陰過齊心何所求所求保太和壯年不努
力柰此老大何

白雲在高丘綠蘿在深谷中有冥棲士雲蘿蔽茅屋獨抱
尚友情緬遂碩人軸古琴時復彈古書還更讀逍遙無外
事俯仰長自足沮溺耕在野姜叟釣渭曲伊人豈無心耻
銜荆山玉將須鳳來儀朝陽滿梧竹

庭前雙榴樹葉密枝相交時當四五月吐花紅天人愛
花爛熳我愛花始苞堯六有妙識造化滿即消情知酩酊
醉還見離披凋所以大聖人持盈不忘勞吾今老學易看
花遂成謔

虞帝尚欽恤大禹泣罪人所以聖者心天地同一仁周政
失其御侯章僭無倫芻靈既莫施作俑亦不聞秦穆一朝
逝殉以三良身臨穴殊慄慄仰天亦悲辛古猶惜纍辜如
何殺俊民王誅一以失流毒蕩無垠驪山銅重泉銀海通
幽津遂使三秦衆半作地下塵天道本好還羸族亦沉淪

因歌黃鳥詩重為仁者陳

迴觀自古來黃金世所急郿塢幾萬斤梁苑億千鎰貪求
刻人骨堆積盈家室寧知造化權隨時有消息人無長盛
年物無不散日金穴竟荒虛金谷亦空寂發塚尚有儒肱
篋豈無力長見聚金人終為大盜積往者既悠悠來者方
役役旨哉莊生言獨無郢中質

蒿萊不招鳳梧桐不栖雞物故各有趣高卑焉可齊伯夷
屠東海呂望釣磻溪峩峩大行顛蒼蔚方朝躋陽光燭四
表發軔岐山西二老既云往婦子爭扶攜固知賢聖人去

就關崇卑試聽紫芝歌坐見羸道墮

王良稱善御時方尚詭遇季子洛陽歸張儀關中去佩印
誇鄉里驅車塞道路說合從與橫而取貴將富孟軻陳王
道反為迂闊誤已哉無復言遠矣哲王寤

驪珠不易探至理不易論端木稱達者性道猶弗聞五十
知天命玄聖有遺言區區事末學役役勞其身葩藻滅素
質聲利迷心源有若亡羊客祇見岐路分何當息冥升來
復求其根

孤桐生龍門屢絲出東國相合為素琴不離君子側清彈
何悠揚遺音為發越中泐千古心養彼至人德云胡變新
聲絲竹半夷狄繁響難具論哇淫日淪惑舉俗逐時好誰
能稱在昔萬事亦復然不獨琴與瑟

吾思一氣大渾渾無邊方天機自流轉隨至互低昂寒暑
既代序日月亦運行庶物勃然出滿虛各有常萬化定厥
基終古為維綱大哉庖羲聖有畫象以章易道諒斯在請
者陰與陽

吾思涑水翁志節一何高褰裳辭宥密視若秋鴻毛古人
不可作流俗正滔滔色過夏畦病意甚乞墦勞趨走信機

巧苟得還驕豪間詠青蠅詩載翫碩鼠文

吾思魯公儀拔葵去織婦傳翼兩其足實惟天道故云胡
世君子大得兼小務生殖廣田園販鬻罔泉布牙籌既自
執龍斷復登顧彼紕何足言義利各有悟

蝸鳩笑大鵬夏虫疑寒冰語之斯道大心識何蒙冥屬文
篋笥滿讀書棟宇盈徒勞一生力了無寸見明誰言黠也
狂鼓瑟有深情

月盈乃生魄陰極陽復來損餘補不足天道良昭我淳朴
日鳥散斯理亦何乖既剝猶未已豐亨尚增培君子過鉄

樂小人窮之災所願均

萬鍾固知富於性無加增千

抱大觀不以外物嬰夷齊首陽餓

古賢聖留其名邈哉務光讓鄙矣

飛自冥冥

青山河岩岩白雲自超超雲山日在望開門兩相高既喜

山靜止還愛雲飄颻秀色可攬結吾其陟山椒

大氣浩無涯厚地大氣舉形氣自依附人物乃中處剛柔

生變化陰陽行寒暑自古謂之然滿虛寧可數吾思弄丸

翁深情契斯語

丹戟既云飾翠蓋亦時張駟馬復在馭鸞和自鳴鏘執綏
者誰子升車氣揚揚迴旋逐水曲馳騁登周行行人為之
辟誰不羨輝光胡取覆餗誚而置却鼎章輪輿雖云美致
寇安可量所以大易辭負乘著厥祥

洪荒日已遠文籍日已繁華偽滅真實汗漫迷本源左氏
已浮誇戰國皆詐言班馬揚其波蔚宗助其瀾繼者如蠅
毛美惡愛憎間諒非董狐筆盡信誠為難誰哉法宣聖大
典垂不刊

人生苦不足得隴更望蜀祖龍泛海行劉郎祀寵術仙事
俱茫茫百年竟飄忽汲汲復營營何時滿所欲吾慕首陽
翁清風在山谷

庭樹微飄落涼氣始披拂却憶少年時泛舟湖湘曲秋風
起波瀾寒霜下林麓日出江上楓霧隱楚岸竹蘭芷亦蕭
條芟荷不秋馥靈均舊遊處騷思方滿目忽忽三十年涼
意復相觸九歌有遺辭得意在雲谷

庭竹生涼飈明月從東上候虫草根鳴夜靜聲愈響逍遙
步階除悠然起遐想三皇五帝時淳朴竟焉往王風降黍

離禮樂委榛莽及復千載間夷霸雜相長是非垂不泯勝
負在俯仰令人意難平撥置聊自廣

人巧千萬端莫逃造化巧三王行仁義子孫永相保綿歷
百千載順理得終考嬴隋南北朝竊國騁暴狡社稷旋荒
墟苗裔悉剪勦天巧必勝人人巧何足道

出金陵

金陵宿雨霽杲杲秋日明謬承北闕召促裝出西城追隨
冠蓋集酌別臨江亭徘徊不能別去住難為情掛蓆晚風
發解纜早潮生抗手謝送者令人意難平所願各努力令

德崇端貞

江行三首

石城上朝旭宿霧漸已收大江何茫茫柔櫓泛中流鍾阜
猶在望白雲散岩幽兩載寧無情湖山憶同遊佳勝邈難
即迴想空悠悠

順流駕長風掛蓆何快哉青山若相送兩岸猶崔嵬恩召
信光渥報稱知非才貞白有君子寧不動中懷

我舟既云邁長風起層波天水共渺茫雲岫紛嵒峩石城
猶在望赤岸還經過遠堤秋樹小水國蘼葭多老遂金陵

遊柰此佳麗何北歸已陳跡江行遂成歌

過儀真

忽忽過儀真來往已三度茲行復祇召嚴程還北去胡田
收晚禾長堤落秋樹已遠金陵山漸近廣陵路乘月宜舟
行牽者且莫住

夜泊廣陵

夜到廣陵城已是三更後官舡少停泊驛吏勞奔走風清
月色明河漢粲星斗行思方搖搖懷古復何有

高郵

又見高郵城連延傍湖水水上紅驛樓登眺憶往歲昔逢
春雪飛今值秋風起歲華與人事迴換理如此中貞諒自
保期不愧行止

高郵湖

去年冒春雪揚帆過高郵今歲屬秋暮長風送我舟湖心
射日氣駭浪蹴天浮觀象卦有渙悟易情悠悠

淮陽懷古

淮陽古名郡臥治有昔賢禁闥不可留遺想增慨然顧我
豈其儔寵擢何連連本乏實德稱重為虛名牽撫心益自

愧懷人遂成篇

雨中渡淮

風雨渡長淮波浪何真茫兩儀混不分恍若窺洪荒舟人
貪利涉片席就空翔翩翩入煙霧隨風任低昂北岸泊水
驛暮雨益淋浪且喜對官燭粲爛竟夕光

清河晚晴

向夕起長風秋雲靜天宇清波流月光白露下寒渚榜人
喜晴霽理楫夜相語早發過鍾吾漫漫見徐土

夜上呂梁洪

水村夜寥寥秋月流空白牽舟上呂梁逆浪湧寒雪愧彼
役夫勞當此灘水澁憶我四方遊江湖飽涉越祗召復茲
行恩重知才劣矢心復何如長洪石如鐵

過徐州

去年春正月南泛彭城舟今歲值秋暮北上溯長流蹤跡
信往復景物愜觀遊風寒堤柳落波減岸石稠白見高城
堞蒼出遠山丘何處戲馬臺彷彿燕子樓化遷無停軌事
往不可求陳跡竟浪浪虛名但悠悠覽今亦懷昔發聲遂
成謳

送歐陽憲副

凜凜谷中風亭亭山上松風聲亦何勁松自無改容競秀
固妍好弱植徒豐茸獨於霜雪餘卓然見高蹤悠悠四十
年所遇多尚同歐陽信佳士一節抱始終蒼蒼歲寒質展
可為國庸適來述所職歸思何忽忽載歌君子篇德期皓
首崇

雜詩 三首

洪荒一何遙悠悠幾萬載古跡竟茫然古道復安在巍巍
唐帝尊放薰薄四海文明啓中天倫典粲而藹魯叟剛述

勞于茲立聖軌寥落但陳編撫事增歎慨

孰云天地大形勢兩睽絕一氣周流之神理有昭格雍雍
虞庭臣穆穆賢聖德太和良在茲疇咨方未歎所以神鳳
儀不獨大樂闕如何此道非千古空遺跡

山龍匪舜樂卑菲真禹心大哉虞夏聖憂民同一深既服
四載勞還彈五絃琴九功亦時敘勅天尚遺音如何精一
傳載往不可尋獨有簡冊光留照猶至今

西溪魚躍為樂安楊貢侍御題

西溪渺何許乃在楊林阿楊林古名族樂安世其家家住

溪水曲林木相交加地僻網罟絕溪邃遊魚多泯泯聚弱
藻洋洋戲新荷逆水微波生仰沫細雨斜跳躍自有適出
沒靜不華楊族有名士考業咀英華愛此魚性樂契彼道
味嘉乃知天機妙萬象皆森羅却鄙中散慢寧效濠梁誇
緬懷早麓詩載賦西溪歌永言繼真躅勝景垂無涯

題墨牛二首

肯松落陰石苔上兩餘百草芊綿長老叟牧牛牛性馴牛
肯讀書興蕭爽書中之味深且長高睨盤古窺皇唐日暮
驅牛下山去風清月白天茫茫

綠楊芳草被平坡老人騎牛行且歌歌長扣角角欲碎悠
悠古意何其多布褐涼風生兩肘幾度歸來月明後夜深
遺響入青雲應有知音與携手

蚕婦吟

采葉者誰婦蓬首面不洗年年絲作人家衣短布裙穿不
拵體綺羅不是養蚕人三復斯言情不已

